

彝家将张冲传奇

四川文艺出版社



7.5
4



李乔著

彝家将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年·成都

I247.5
3484
3

BK85/118

责任编辑：何赐彬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晋 冰

书名 彝 家 将
作者 李 乔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5

印数1—10,900册 字数162千

ISBN 7-5411-0407-8/I·377

定 价： 2.6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云南叱咤风云的彝族将领张冲的传奇经历写成的现代长篇传奇。作者融野史正史为一体，纳有情无情于笔端，把张冲独霸山林杀富济贫、夫妻恩爱缠绵悱恻、奋勇抗倭报国无门的半生经历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用笔娴熟，变化自然，既写儿女情长，又写金戈铁马；既写杀人越货的绿林生涯，又写困卧烟榻的隐士愁绪。展卷如临其境，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序

岁月无情地悄悄流逝，它在我的脑门上刻下一条条皱纹，并染白了我的鬓发。同时，留下了许多往事，它们积存在我记忆的大海里。这些往事既有甜蜜，又有辛酸；既有欢乐，又有忧伤；既有恬淡，又有忿慨。由于年龄的增长，这记忆的大海慢慢地变小了，模糊了，已濒于干涸了。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只好在它尚未完全干涸以前，将沉淀在海底的一些将变成化石的东西检出公之于世，若这些东西还有一点参考价值，能给读者多少知道一点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的某些历史人物，这便是作者的最高心愿了。

我还得郑重声明：这些将变成化石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张冲将军讲给我听的。1938年我跟他到台儿庄前线参加抗战，1944年到1945年当他的私人秘书兼家庭教师，1950年到1953年跟他做民族工作。因为长期在一起混熟了，有时，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便跟我讲起他的往事。“当然，不是有次序地从头到尾地讲，而是片段地或零碎地讲，想起什么讲

什么。听他讲时，我像听《天方夜谭》似的，极感兴趣，慌忙拔出水笔来记。他见我这样，便把话咽下去不愿再讲。我只好将笔插进衣袋内，于是他又继续讲。他警告我：

“我讲给你听的这些事，我活着时，你不能写！等我死了之后，你才能写。”

我答应了他。因此，一直未动笔。1980年，他的生命被癌症夺去了！但他那和蔼可亲的形像，那琅琅的声音笑貌，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企图把他讲的那些不能忘记的往事，如实地让它再现。也企图让死了的张冲复活返回人间。能否如愿？只有让读者去评论。为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关于他的某些事情，我曾多次访问过他的亲戚、朋友，并参考过他人写的文章，特在此申明和感谢！

张冲幼时名叫小华，少禹，绰号少大人，是彝族中的黑彝，古代称为“乌蛮”。据说是东爨统治者爨宝子（公元373—405年）的后裔。爨宝子只活了二十二岁，墓碑上的题词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之墓”。张家原来姓傅，住在平彝县，后来由于战祸或其他原因，从平彝县迁到泸西县小普康村居住，改姓张。父名张义廷，母名张万氏（宜良保洪寺大村子人）。张义廷不仅懂风水，还能指挥作战，为群众所拥护，成为彝族中的自然领袖。他的姐夫陆明皋是建水县的彝族领袖，也善于指挥作战。

中法战争（1884—1885年）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奉命出兵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陆明皋和张义廷抱着满腔爱国心，邀约一些彝族群众，在云贵总督麾下当兵，他们跋山涉水，到亚热带的中越边境与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调来的远征军喋血苦战。起初他们不明白洋枪洋炮的厉害，拿着原始武器，与敌人面对面战斗，牺牲很大。后来他们知道挖工事隐蔽作战，等敌人来近时一齐站出与敌人短兵相接，便转败为胜。敌人不甘失败。一天，他们先用猛烈炮火加以扫荡，看到中国阵地上冒起浓烟，黄灰蔽空，没有还击的声音，便以为障

碍扫除了，于是排着方块队伍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在军旗的指引下，雄赳赳地向中国阵地走来。离阵地只有两百公尺时，没有声音。离阵地只有一百公尺时，还是没有声音。远征军的指挥官骑在马上高兴了，刷地拔出指挥刀准备向前冲去，万料不到牛角呜呜响起，火药枪、毛瑟枪排山倒海般地向他们轰击。无数的弩箭也同时飞出，远征军猝不及防，一阵混乱后，人马成堆地倒在血滩里。指挥官惊惶失措，掉转马头，指挥人马撤退。陆明皋浑身泥土从地下钻出：

“有种的，跟我来！不能让敌人逃跑了。”

不待陆明皋落音，张义廷提着大刀从工事里跳出：

“姐夫，你上刀山，我跟你上刀山！你下火海，我跟你下火海！”

许多汉子也跟着跳出，向败退的法国远征军追击。陆明皋眼看敌人逃跑了，忙拉出弓箭向那个骑在马上军官射去！不偏不斜，正射在他的背脊上。他耷拉着头，颓然伏在马颈上，任那马放开四蹄，掀起一朵黄灰，在纷乱的败兵中飞驰而去。……

法国远征军遭到严重打击后，退入宣光城死守。这时，安南（越南）人恨死了这些侵略他们的强盗，请求中国派兵帮助消灭敌人。于是陆明皋和张义廷领着人马进攻宣光城。城墙用砖石砌成，有两丈多高，相当坚固。用原始武器难以攻下。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陆明皋和张义廷在荒草里找到几门生锈的土炮，他们抬回来揩擦干净，放上一些火药和铁弹，让几个汉子坐在炮管上，对准城墙点燃了火线，轰隆一声，不知被遗弃了多少年代的土炮怒吼了，坐在炮管上的几个汉子被摔在地上爬也爬不起，土炮打偏了，没有命中

目标。陆明皋和张义廷笑得赶忙将那几个被摔倒的汉子扶起。

“土炮的气力比牛还大，用人坐在上面不行，要用沙袋压住才行。义廷，赶快准备沙袋！”陆明皋吩咐张义廷。

张义廷急派人到仓库里拿来了几十只麻袋，装上沙石压在炮管上，张义廷蹲在土炮后面也起一只眼睛，将炮口瞄准城墙，然后又装上火药、铁弹，点燃了火线，土炮又怒吼了，铁弹无情地砸在城墙上，飞起了一朵黄灰。陆明皋高兴了：

“打得好！义廷，你就当炮手，替我多装进一些铁弹，砸开城墙，我们的人马可以冲进去了！”

张义廷没有推辞，照姐夫的吩咐紧张地装火药，铁弹。夜幕降临时，在几门土炮的轰击下，城墙被砸开一个缺口，陆明皋指挥人马，像汹涌的洪水一样往缺口冲去，守城的法国远征军尽力阻止，怎奈那些不要命的汉子前仆后继地冲。经过残酷的反复冲杀，法国远征军支持不住，丢下许多尸体逃跑了。滇军乘胜追击，一连攻下临洮、广威、永祥等城。这时，广西的黑旗军在刘永福将军的指挥下，出兵镇南关，收复了谅山等据点。

法国派往台湾海峡游弋、妄图进攻我台湾的海军舰队亦告失败，舰队司令孤拔被歼，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之倒台。云南人民扬眉吐气唱起了一只歌：

“快哉，安南役！快哉，安南役！歼孤拔，滇军奏奇迹！……”

当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从前方传到后方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已在天津订立《李巴条约》，割地赔款，中国转而

为“不败而败”之战败国。海陆两军都失败的法国变成“不胜而胜”之战胜国。在前方喋血战斗的我国将士闻讯捶胸顿足，气愤万分！但在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又有什么办法？

陆明皋和张义廷失望之余，带领他们的人马灰心丧气地回家了。云贵总督因他们有功，委任陆明皋为从五品“临元镇中营游击”，委任张义廷为从六品官协助陆明皋守卫临安府。

公元1904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侵略我国，在云南修筑滇越铁路。个旧、蒙自的人民忍无可忍，杨自元和周云祥领导个旧矿工起来反对，云贵总督林绍年奏摺说：

“个旧厂匪杨自元前因法员勘修铁路，藉端煽惑聚众扑攻蒙自县城，谋杀洋人，焚烧洋关，烧毁税务司房屋，经前督臣崧蕃调派官军剿办……”

光绪29年5月的奏摺又说：

“临安西庄匪徒周云祥往来临（安）个（旧），结党横行，本年三月潜向厂地招集匪徒，该匪素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名，煽惑愚民，裹胁既众……”

在清兵的镇压下，杨自元不幸失败了。但周云祥领导的起义军却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奔腾不已。他们占领个旧后，分兵向蒙自和石屏等县进攻，然后集中兵力攻击滇南军事重镇临安府。负责防守临安府的陆明皋和张义廷同情起义军，不愿意为卖国政府卖命，便与周云祥秘密联系，让起义军不费一枪一弹，容容易易地占领了这座军事重镇。

这不仅震动了云贵总督，也震动了昏庸的大清皇帝，他们赶派大军进剿周云祥。经过几次血战，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了。云贵总督追查临安府失守的原因，便将抗法有功的临元镇中营游击陆明皋全家十多口人，惨绝人寰地斩尽杀绝，一边派兵逮捕从六品官张义廷。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张义廷领着全家人，还有陆家的一个小姑娘（后来嫁给张冲的哥哥张华清），从虎口里急急忙忙地逃命。那时，张冲才三四岁，跟随父母在高山峻岭中奔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山路又极其难走，那痛苦是难以想像的。但它锻炼了年幼的张冲，使他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那么粗犷，坚强，勇猛。

在山旯旮里隐姓埋名过了几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透顶的大清王朝被推翻，压在张家头上的大石板无形中消失，张家才出头露面自由活动了。

二

张冲在穷苦的山村里熬到十一、二岁时，已能帮助父母干活了。一天早晨，天还不大亮，他小便急得耐不住，只得一骨碌爬起，开脱门到屋外去解溲。浓雾弥漫了山野，把高山森林都吞噬了。空气里荡漾着一股霉味，同时，也有一股寒气，皮肤上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张冲解完了溲，正要跨进家去，白茫茫的雾气中有几个黑影在晃动，他疑惑是自己的眼睛花了，揉了揉眼睛再一看，黑影仍在晃动，手里还端着枪。他不禁大惊失色，一颗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忙关上门，紧张地跑到父亲床边：

“阿达，门外有许多拿枪的汉子！……”

张义廷已经醒来，听了儿子的话，惊惶地问道：

“你看清楚没有？”

“看清了，确实拿着枪，拿着刀，样子很凶恶……”

这伙人跑来门前一定不会有好事，张义廷慌忙爬起：

“你赶快到小水井报告乡亲们，叫他们来帮助我家，要不，我家要遭大难了！”

张冲急匆匆地走出门不远，突然，一个恶声恶气的声音向他问道：

“小鬼，来这里干什么？”雾气中现出一个黑影，端平枪对着他，手指扣着枪机。

张冲吓了一跳，镇静地答道：

“我是放羊的，来向张家借点口粮，他家关起门不肯借。”

那黑影挥了挥手：

“快些滚开！死了，白送命，老子不会给你人命钱！”

张冲慌忙放开腿飞跑，背后随即爆发起枪声和喊杀声。

张义廷动员老婆、儿女，一齐拿起武器跟土匪战斗。他家的围墙很高，土匪爬不上去，只是在外面用枪射击，张义廷杀过洋鬼子，哪怕这些土匪？但他的老婆、儿女没见过战火，土匪又大声呐喊，除乒乒乓乓地打枪外，还用石头砸屋，她们不免露出恐怖之色。

“莫怕！他们进来一个，宰一个！跟他们干到底。”张义廷鼓动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看他像头猛虎，哪里发生危险，他就到哪里，因而胆大了，拿起刀枪，跟他一起干。

土匪极想冲进他家里大抢特抢，但张义廷堵住大门，休想走近一步。他从门缝里看见人影，便一枪打出，人影就应声倒地，土匪吃了几次亏后，企图由围墙上爬进来，刚爬上墙头，又被他的枪弹打倒跌下去了。

进攻，打退！又进攻，又打退！如此反复不已的战斗，张义廷满身大汗，渐渐疲乏了，子弹也快打完，土匪仍在不停地攻击。他万分迫切地巴望小水井的乡亲们来救援，可是渺无信息。

且说张冲满身汗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小水井，山寨

里的小伙子们都到山地上干活去了，只有一些老弱妇孺在家里。他急得给烈火烧着一般。要到山地上一个一个地去找，这会误了大事。他三步两步跑进乡约的家里，不管乡约答应不答应，提起那个破锣就跑，一边跑一边敲，声嘶力竭地叫喊：

“土匪来烧杀抢掠了，赶快来打土匪！……”

紧急得迫不容缓的锣声，把附近山地上干活的小伙子们很快地叫唤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

“大哥……土匪来打我家！……阿达 请你们 快些去援救！”

乡亲们对他的爹妈很尊敬，慌忙拿起各种武器，敲着鼓舞士气的铜铙，跟着他一股气飞跑而来。

由于张义廷无比勇敢的抵抗，土匪攻不进他家去。正扎起一束束稻草燃着火，乱纷纷地投进家时，救援的人马赶来了。土匪丢下几具尸体，背着负伤的人慌忙撤退。

张义廷明白土匪不甘心，还会再来袭击，便将大儿子张华清送到昆明去读书，留下张冲和他弟弟在家里做些他们能干的活路。

张万氏勤俭持家，除种了几块山地外，还养了一个老母猪和几只小猪。小猪长大了，张万氏叫张冲用篾箩装起到猴街去卖。

猴街是一个临时的山野市场，每遇属猴日，各个山寨的人们拿着自己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到临时市场来进行交易，交易过后，人们各自回家，这市场便冷落了。

张冲累了一身大汗，好不容易背着那几个小猪到猴街，

碰上了顾客，将猪卖了，得到十多元半开（解放前，云南铸造的一种银币，两元半开可换一元大洋，五元滇币可换一元半开），张冲喜滋滋的，准备回去交给母亲作家用。他东张西望地走着，蓦地见到一群人围在一棵大青树下看热闹。他好奇地挤进去一看，树上吊着一个大汉，几个拿着刀枪的汉子，不停地用皮鞭抽打，那大汉两臂被反缚着，不住地挣扎，大汗淋漓，衣服已给汗水湿透。手杆、脚杆、背上被打得皮炸肉开，但他咬着牙一声也不求饶。两颗充血的牛眼珠仿佛要滚出来，射出忿怒的光芒。豆大的汗珠雨滴似的从他的头上滚下，地上给汗水浸湿了一大片。

张冲吓得打了个冷噤，心中又暗暗地佩服这个汉子是个硬汉！

“他犯了什么王法？”张冲忍不住问身边的人。

“他跟人家赌博，输了钱赔不起，唉——！”一个庄稼人回答后，一连叹了几口气。

“输了多少钱？”

“约莫十多块半开。”

张冲明白了，摸一摸衣袋内的那十多元半开，想掏出为那个陌生的汉子赔了赌钱债，可是，家里急等钱用，怎么能违悖母亲的囑告？张冲忐忑不决。看看那个汉子气息奄奄，快要吊死了，张冲愣头愣脑地走过去对那几个赌棍扫了一眼：

“莫打了，你们把他放下来！”

那几个赌棍打量了他一眼，不屑一答地问道：

“怎么？哼，你是他的什么人？”

“啥子也不是，你们只管放下来！”

那几个赌棍看他衣袋里装着钱，狞笑了一笑：

“好，放下！如果你不替他赔清楚钱，那就对不起！”

声音里带着威胁，张冲一点不畏惧，等那个被吊在树上的汉子放下后，他毫不迟疑地掏出钱，为那个汉子偿还了赌钱债。

这大汉名叫赵光潜，是个彝人，不事生产，生性好赌，弄得倾家荡产。他后来成了大匪头，带着两三千喽啰，在泸西县一带地方打家劫舍，没有人敢惹。可是他从不侵犯张家，对张家似乎有特殊感情。大概是为了报答张冲救命之恩。

为此，早想敲磕张家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便诬陷张冲与赵光潜有勾结。当张冲正在县城小学读书时，县知事密派警察去逮捕他，张冲消息灵通，警察未到便逃往昆明。在哥哥的帮助下进了私立成德中学。

一天，他跟哥哥到街上买课本和文具，街上的人们熙来攘往，黄包车不时从身边奔驰而过，英、法、日、德等国的洋行，热闹的响着留声机的歌声，富有诱惑力的招引顾客，忽然，一队整齐的伙飞军揹着马枪，手里拿着长矛，如入无人之境似的飞跑而来，分成两行煞有介事的站在街旁，宣布戒严。立刻，街上的人们纷纷逃避，张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跟着哥哥慌忙躲进一个商店里。

“哥，青天白日的，怎么了？”

“莫出气！唐督军过路。”哥哥紧张地告诉他。

唐督军过路要这么大惊小怪地戒严，张冲很不满。但他从来没见过唐督军，今天有机会看看也好。便躲在商店里，把两道好奇的眼光投在大街上。

一忽，穿着黄布军服，骑着青一色战马的伙飞军，在富

有节奏的马蹄声中，排成两行小跑着来到了。那长矛在太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辉，不亚于古代帝王的御林军。马队走过后是穿着黄呢军服的副官队，腰上挂着手枪，带着洁白的手套，脚上踏着锃亮的马靴，发出震耳的哒哒声，与马蹄声遥相呼应。副官队过后是肩上挂着红缎带的值星队，打扮跟副官队完全一样，只是腰上多了一把锋利的佩剑。接着是吹着喇叭，敲着洋鼓的军乐队，那乐声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的气势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当人们屏着气，暗暗地在赞叹时，唐继尧穿着天蓝色、镶着金边的元帅服，骑着一匹配着洋鞍的高头大马来到了。他头戴冲天盔，胸前闪耀着几块高贵的勋章，脸如满月，又英俊又威武，两道明亮的眼光一忽投向这边，一忽投向那边，仿佛在向人们夸耀他的显赫，又仿佛在向人们示威。人们不约而同地有一种压迫感。

跟在他背后的是一顶绿色的拱榼轿子，轿夫穿青布短衣，袖口特别宽大，走路时一甩一甩的，就像两支翅膀。那轿子忽闪忽闪地颠簸。轿子里坐着一位绝世美人，虽然轿门前遮着一块透明的纱帘，但躲在商店里的那些饥渴的眼光，机不可失地向她投去，以饱眼福。她又得意又害羞，半低着头，沉吟不语。

这位美人外号杨贵妃，原名杨淑英，是昆明女子中学的校花。唐继尧为长子选妃，派副官到该校去将学生的照片拿来一看，不觉被这朵校花迷住了，便选来作为他的十二姨太。他非常钟爱她，一日不能离开，每天到五华山（督军府住地）办公，也要让她陪着去。因此，人们都称她为杨贵妃。

轿子走开了，解除戒严，躲在商店里的张冲还呆在那里。